

通訊處：

學文處  
立中央大  
機編輯社

# 生 業 大

期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七日出版

每期大洋三分  
全年連郵八角

形勢急轉直下內憂  
外患交迫的今日，  
可是值此國際

## 匪聲中之東北問題 良

呼喊和不兌現的計劃是無濟於事的。剿匪大

軍，剿匪而抗日；六安正陽陷落，珊瑚

。袞袞諸公始因高城安內必先攘外，惟特

賊團結，共赴國難，才得拯中華民族於危

急存亡之秋；繼則高城抗日必先剿匪，惟

勵精圖治，長期抵抗，才得轉危為安。還

來舉日行將承認滿洲偽組織，平津漸趨不

安，兩粵風雲日急，皖贛共黨益熾；袞袞

，決定了剿匪抗日，雙管齊下的政策。

這算是一二八以來  
袞袞公又在廬山集議，

東北義勇軍概況  
時事感言  
關於抗日戰爭一個小小的建議

定價：

目要期本

剿匪聲中之東北問題

良

中大學潮平議

東吾

談中央大學的大地震事件

正翁

東北義勇軍概況

人

時事感言

五

佛

謐

剿匪已不祇一次，一次的規模總是擴大一次，這不表示愈剿愈烈嗎？是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有加無已，軍閥官僚的捐稅網削依然如故，水旱迭至，兵戈不息，怎免得了農村經濟的崩潰；同時失業農民，遍地災禍，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其安居樂業。社會經濟如斯窘迫，國家財政當然無從籌措，勢將鴉片公賣，徵收特稅，發印公債，終必加劇社會經濟之困難；演成小資產者流為無產，無產者流為兵匪，即欲其務正業也苦無出路。這樣，則兵匪源源不絕；剿匪也將長此遷延！何況現在所指的匪，大部分係有組織有接濟的共匪所領導，毫無根本解決辦法、僅以開源節流尚且不得之經費，憑已往虛張撻伐之剿法，恐劉桂堂張黑臉而相助六大大王（浙東孫潤標等六人）一流人物仍將繼起不絕甚望。袞袞諸公，消極地裁汰軍隊，削減軍費（去年達二千八百萬折半發結），撤廢苛捐雜稅（鴉片行將公賣），杜絕貪污賄賂，（鄂漢川縣長保衛團長竟侵吞販欵萬止教育之官僚化貴族化，嚴禁腐化黨員從旁揩油。積極地編練捍禦術民的國防軍，整頓民團與已組織之義勇軍，建設近似溼潤渠一類的大工程，擴展社會教育，切實完成地方自治。苟如是，則匪的來源絕，剿匪的目的始得達！

滿洲偽組織；嗾使其割奪關稅；攫取郵政；強令各校學生學習日文；組織青年聯盟會受協和會之指揮；並擬增兵十二師團于撫順，於中秋前後進取平津；簡直已視滿洲為朝鮮，視平津為往日之滿洲！我政府以倭奴愈來愈暴，國聯迄無辦法，調查團將掩旗息鼓東渡，才由行政院外交部財政部發表宣言，聲明反對日方承認滿洲偽組織，以及破壞關稅郵政完幣等行動。並決定以最強硬求己之手段解決上海東三省問題。其實國聯不足恃，英美列強不足恃，所可恃者惟我未死之民氣，惟我四萬萬同胞已身而已，袞袞諸公豈至今日才恍然大悟？日閱壁處，非最強硬手段不足以收復失地，也豈至今日才計及此？

我想袞袞諸公早已有見及此，一般老百姓所惶惑不解的是：如何求己，如何才得表示最強硬。如說是以民衆為後盾用武力收復失地。那末東北義勇軍隨時有捷報，而苦於有軍缺械者有之，有槍械乏彈藥者有之，有槍彈無餉餉者有之，有銃械不能互相呼應者有之，能呼應無實力援助者有之；未聞中央於剿匪之餘，抽調勁旅，籌集餉械，去協助。難道軍閥軍機，未便宣佈：人類全力以赴，我，我仍偷偷摸摸去應付嗎？這算是最強硬嗎？大英晚報還傳解決東省的辦法是承認滿洲獨立自主國，以警察維持治安；並承認日本

條約上所取得之權利，包括二十一條在內。這種袁世凱段祺瑞所不敢為的喪權辱國搖尾乞憐的解決辦法，不至出於袁袁諸公之手吧？袁袁諸公也不至出此下策，在歷史上留下最卑污的一頁吧？

或謂這次廬山會議所新定的武力收復東北，是兵家先發制人的妙策，徒求服制其他軍事野心家；五省剿匪，是以豫鄂皖為對北方的軍事佈置，以泡綿為制勝軍事的預防。想袁袁諸公，在此外患急

## 中大學潮平議

東吾

鬧了幾年的中大校長風潮，因為當局的處置不當，始終未得解

決，一年以來，校長虛懸，經費無着，洗澡堂因為無錢而關門，教授因為薪水未發水災捐被學校當局挪用而罷課，學生因為無課可上而向政府請願，這許多事實，如果說學生教授是被反動派所利用，毋寧說政府對於教育太無誠意，因為政府對於中大的校長與經費如是早謀妥當之應付，何至有罷課請願的事實發生呢？昨閱報紙，教

做了。

學生之免職段氏，誠為不法，但政府既宣稱是少數分子的行為，未嘗不可以檢舉清查，為甚麼要遷怒於全體教授同學。把一個有歷史有地位的國立大學，下此嚴重的手段，好像學生與教授，都罪該萬死，而對過去所以發生此次風潮之原因，政府好像可以絲毫不負責任，硬逼着青年走入反動之路，這真是最笨最下之策！

教育部次長段錫朋代理中大校長，因為學生反對而被駁，行政院臨時會議，竟決議解散中大，教授盡行聘任，學生重行登記，行政院教育部負責人談話皆謂此次風潮全為少數惡劣分子所造成，又悉數都已內定開除大批學生，政府對於中大，好像比東三省的治亡，還要緊急萬倍，這簡直是以政府與可憐學生來鬧意氣，未免太小題大

於內禍人心厭亂的時候，不至出此亡黨亡國自絕於民衆的政策吧？

總而言之，事實勝於推測，民衆固用不到懷疑政府。政府亦應樹信於民衆，所謂澈底剿匪，強硬求己的外交，都要從根本上着想，都要從事實上去表現，才不致踏於大施剿匪適足以造匪！高唱強硬求己適足以暴露政府無能之輕舉！

之聘定，都有妥當的籌劃，則學潮自可平息，然據熟悉內幕者言，中大校長自行拂拂發表後政府不顧其就職，中大經費，不獨無着，而且教授的水災捐款，亦挪用作校長教務長的新水，這樣因循演進，以造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長教育的人，自問良心，亦當愧汗，何忍再以反動惡劣等罪名，加諸單純衝動的青年學生，鄙人過去也在中大念過書，知道其屢次運動，目標都甚單純，望今後黨國要人勿再隨便以反動加人，作摧殘教育的事實，使整個知識階級對黨國發生不信仰，尤其是職掌教育的人，更應引咎辭職，不能因為意氣與感情的作用，挾嫌報復，橫施壓迫，以為今後可以任我宰割，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又況現在各地的學潮，正在風起雲湧呢？當局應有根本補救之辦法，不必徒逞意氣。

最後對於學生方面，亦有幾句話要說，近年以來，學生有一種共通毛病，就是遇事不負責任，平日泄沓怠惰，因循浪漫，及至事

## 談中央大學之大地震事件

芷翁

在不久的過去因為「暴日獸行如狼如狂」的異常刺戟，使全國上下，尤其是黨治諸公，日在努力於口號式的抵抗，會議場中的譏諷，入則曰「明私教戰，必奏沼臭之功」，出則曰「敵國外患，大資復楚之衆」似此憂心如焚，像煞有介事的口吻，未始非延續民族生命

的一來，憑着一時感情的衝動，做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既無理智的考慮，復無永久的準備，這種毛病一天不改除，中國民族便一天沒有辦法，檢閱過去，兩年來的學潮，差不多都表現了這一缺點，這雖是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原因相促而成，然而青年本身却不可不有深切的猛省，我們試看九一八以後中國社會政治上都已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教育是以社會經濟來做背景的，社會經濟既已破產，教育在這時候當然也不能滿足學生的要求，學生不能以遠大的眼光，追求其根本原因，以謀中國整個的改革，徒憑自己一時的直覺與意氣，遷怒於學校當局與教職員，於是各地學潮相繼而起，但即驅逐一百個沈永默殴打一百個段錫朋，是一切問題，就可解決？問題一點不令解決，結果學生還是馴羊一般的被制服着，這一種無理性的學生運動，根本不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我並不是反對學生運動，我是希望青年改變以前衝動的態度，以遠大的眼光和負責的精神，向着一定的目標前進，這樣中國青年纔有辦法。

的朕兆，然而事至今日，陣亡者的屍骨未寒，東三省的失地未復，而舉國上下，對於過去的創痛，已發洩殆盡，已由過度的興奮，而墮入於非常的麻痺狀態之下，肉食者流，既日熙攘於政權之鰥寡，一般民衆，更事過境遷，泄沓依然。因為民衆的泄沓，乃有政客的

攘奪；接着攘奪的局面，而必然開展著大混亂的序幕，不幸的教育事業，因為他是「爲社會」「爲社會」而榮枯亂離的事物，結果便成爲混亂中的犧牲者！而大學教育機關，在消極方面能養活一些較高等的無業游民，來拿錢不幹事吃糧不當差，積極方面更是拉攏青年培植黨羽的絕好機會。職是之故，而聰明的政治家（？）既不肯輕鬆地放棄，同時無聊的政客們，也未始不欲其作爲升官進級的階梯，或聊勝於無的職業。爲了這種種，便醞釀出最近一切學潮的產生。兩月來南北各校的風潮，以及大學教育的破產，謂爲皆坐此病，亦未爲過。這不是言過其實、這是不可隱諱的情態。徵諸過去「驅長」「拒長」事實，都是強有力的佐證！

作者是中央大學的一份子，從這次中大空前未有的大地震——停辦，引起了無限的感觸，但是這種感觸，決不是因朱教部長的恩格識別，而怕懼失掉位置或學籍，而是因爲這時候的我們，都已成爲地震後的難民，在情緒方面，當然嗤笑皆非日在祈禱上帝庇佑，對於行政院決議停辦的明令，誰敢違半個「不」字，所以消息傳來，只有跟着無謂大衆的鑄靜而鑄靜，隨着喪家犬般的同學之騷動而沒命亂跑，到了此刻，喘息稍定，不得不將這一幕地震經過，寫下一點，作爲回憶也好，作爲申訴也好，作爲向行政當局的哀求，亦無不可！

事實原來是這樣的：在二十年十月間，全體學生，爲了校長朱家騏民之種種過失，鳴鼓攻之以後，在朱先生因此升官（做了教育部長）發財（侵吞水災捐款等），成爲一代紅人；而中央大學的不幸運命，都早從茲開始。一方而同學既蠶凝理想標準，特質若渴；一方面無聊政客，又思得一席而安之；再一方面，朱氏也不肯輕易放棄這樣一塊地盤。結果弄成了僵局，同學的希望，變成泡影，無聊的政客，亦難達目的，時勢造英雄，造成了朱家騏兼任太上校長的局面！總計這一個年頭以來，最高學府的空氣，除去一部份的體積散終結，經過了「拒桂」「護校」「爭費」「索欠」……；種種的把戲，發生了「拘捕」「捉拿」「逃走」「入獄」……；種種的殘酷，學業方面，不知犧牲幾許時光，國家方面，不知蒙受幾許損失，而社生方面亦不知引起了幾許物議非難，才辛辛苦苦地，從抽象的校長人選標準中，民選出具體的有名學者——任鴻雋翁文淵等可頤諸先生，來做校長，從此時起至任先生辭而不就的時候止，社會上所認爲野性難馴的中大學生，總算始終保持着鎮靜的態度，整日價在望眼欲穿地期待任先生之就職，而素稱意見紛歧分不複雜的中大學生，到了這個時候，也很自然地異口同聲的歡迎任先生之蒞校，於此可證中大學生的內心上未始無自然同一的理想型；不然，爲什麼任

先生等處得最多數要選出？為什麼政府發表任先生後，沒有像過去這樣把戲，與今日段段的悲劇哩？

追後任先生決計不幹的噩耗，振聾了同學們的耳鼓以後，學生們本愛校愛己的熱誠，起而討論繼任的人選與夫有保障的釋費；……種種急待解決的大問題；同時屬於「教育不應與政治分家，但決不能為政客染指」的這個原則，先做了一個清校運動，將朱家驥的死走狗楊公達劉連捷輩驅逐出校。並希望一般親朱派而又抱有野心的少數教授即日離校，這出之亦誠的青年學生，除非帶了有色眼鏡當不至懷疑其別有用心，有同時同學方面，也承認這是過分而又具體「不得已的苦衷」之要求，所以經過了大會的決議，便毅然執行；然而朱家驥敢暖解散中大的決心，或許早於此種下了種子。到了段錫朋氏之「莫明其妙」以來，與「莫明其妙」以去，結果使怪可憐的段先生，弄得遍體鱗傷；（聽說醫了三日已告痊可，正準備出院，——）怪聰明的朱部長，做得正中下藥；（聽說藉此可驅逐段次長離校

部，學生打了段氏，又可藉此甄別一下，以為報復。）而最麻煩的都是警備司令部的「大請其客」，三個兩個的捉個痛快。終則走頭無路的窮學生，也不得不逃之夭夭！哈哈，這是教育！這是三民主義教育！本來「常衛戌司令逞威風」的勾當早已司空見慣，初不足怪，不過絕對少數的分子，殺傷了段先生，說他是違警，可由北區警

察局來拘捕訊辦，說他是觸犯刑律，可由受害人提起訴訟，不此之圖而必欲得處在學生宿舍中驚天動地搜索捕拿者，究竟為的什麼你？為什麼偶然做了什麼護校運動委員，或是被拉來充當維護學校經費委員，便應去一嘗鐵窗風味，照舊日經驗，抓到衛戍司令部去的同學，無論其有罪無罪，動輒數月始能定讞或重見天日，這是不是國家作育人才之本意？這與國難期中「明恥教戰」敵國外患等等的漂亮話，究有什麼相關？我最敬愛最聰明的當局諸公，當不致即任此次被捕的同學冤沈海底，嘗長期鐵窗風味！所以說立卽釋放無辜被捕同學，這是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我想：我們的政府，應該以其全力作育後生；不應該濫用其威力，以為武力鎮壓或打草驚蛇之計。應該以全力抵禦外侮，不應該專在對內的任意鎮壓上做工夫。這一點，究否應該，應該請社會公判！至于沒有被捕，而受着解救命令的苦痛者，政府應怎樣補救？怎樣甄別？甄別的標準怎樣？在在都是問題。

據半官半傳出的消息，對於整理中大，入手方法，是甄別驗教員學生，據作者的意見，教職員學生未甄別之前，應請政府派公正大員，從朱家驥在中大校長任內侵吞水災撥款的勾當入手。其次，朱先生提議的整理方法，是實現陳果夫先生的改革教育方案，將現有的八學院中，裁去文法教育各院，分別合併致中央政治學校，武

擴大學及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以備消弭風潮削足適履之計。這兩點，或是傳說，或係命令。細鑽吾人的注意。我願道種種傳說，都始終是傳說，都不可能成爲事實；我更願政府當局，對於中大的整理

，加速率地辦理完成，以免展轉時日，加增社會的紛擾增添青年的不安。袞袞諸公對此百年樹人之大計，當不致如一紙公文之展轉需日，對此民族命根之青年，當不致再事摧殘。當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放中大以發并希望用真的革命方法來整理中大以免伏禍之機，中大幸甚中國幸甚！

## 東北義勇軍概況

稿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東北民衆憤暴日之侵凌日亟，與守土者不抵抗之辱國過甚，乃自動興起，紛紛組織自衛軍、救國軍、義勇軍，與倭奴相抗，前仆後繼，奮鬥將及半載。雖未全復失地，但已屢挫敵鋒，使敵疲於奔命。據本莊繁報告，日軍在滿洲作戰，截至二月止，總計軍士陣亡者三千六百餘名，負傷者七千二百餘名，傷亡官長共計四十七名，其軍隊傷亡數目幾與上海戰事相同，可見我東北義勇軍在萬分困難環境之下，猶給日人以若此重大之摧毀，其力量當不可小覷也。記者在關外工作數月，步歷三省，對義勇軍情形，雖不敢言全體明瞭，但耳聞目覩，自覺報章所載者實爲詳盡述

正確。故在全部材料未整理就緒以前，先將東北義勇軍概況略為述及，以供一般熱心東北時局者之參考。訛誤之處，並祈隨時指正為要。

東北義勇軍，情形至爲複雜，誠以散住各地，交通阻塞，無法聯絡，致各自爲政，時而受僞國招撫，時而倒戈抗日，時而聯合作戰，時而互相火併；有的被日軍殲滅，有的被日軍驅散，有的驅散後經相當時期又復囁聚成羣，故今日一司令，明日一司令，高興則戰，不高興則去。種種奇離現象，應有盡有，因其數集無定，變化靡常，故欲作有系統的記述，頗感困難，茲僅提出數點，分別敘述如左：

### （一）發起及經過

#### 一、遼寧方面之義勇軍

遼省方面之義勇軍，發起於去歲十一月內，主其事者爲黃顯聲，熊飛二人。黃爲「遼寧義勇軍」總指揮，熊爲副指揮，閻伊等名屬掛帥錄，使敵疲於奔命。據本莊繁報告，日軍在滿洲作戰，截至二月止，總計軍士陣亡者三千六百餘名，負傷者七千二百餘名，傷亡官長共計四十七名，其軍隊傷亡數目幾與上海戰事相同，可見我東北義勇軍在萬分困難環境之下，猶給日人以若此重大之摧毀，其力量當不可小覷也。記者在關外工作數月，步歷三省，對義勇軍情形，雖不敢言全體明瞭，但耳聞目覩，自覺報章所載者實爲詳盡述

新民：五路人數共計二萬餘，槍馬俱全。去歲打虎山溝幫子及錦州與日軍作戰者即為此等部隊，殆錦州失守後，各路失掉聯絡，熊氏遼寧一部份部隊住於遼寧，並改編為東北騎兵獨立第三旅，熊為旅長。一月中旬，旋奉〇〇〇命令開往張家口駐防。十二月中，因〇〇〇提出抗議，曾聞〇〇〇組織義勇軍，〇見勢不佳，乃令黃熊辭卸義勇軍總副指揮名義，而另以東北民衆抗日救國主其事，在救國會執行委員會之外，再組織一特種軍事委員會，專辦組織及接濟義勇軍之事，黃顯聲、熊彭秋、王化一等均任特種軍事委員會委員，並將以前之名義改為「東北民衆自衛義勇軍」，委有第六路總司令袁佑康——住遼中，第七路總司令國強——住品園，第八路總司令蔣連瑞——住通遠，第九路總司令于德林——住瀋陽附近，十路總司令吳朝綱住熱河，此外第四路總司令仍為耿繼周——移住黑山白旗堡一帶。至於一、二、三、五、路部，除熊飛所編者外，餘均星散矣，此係去歲十二月底情形。

在一月至二月內，則遼寧方面之義勇軍，竟由十路擴充到二十二路之多，聞有的係由抗日救國會委任，有的自稱自命。計調查所得，十一路總司令為崔榮廷——住遼寧四平街，十二路司令姜云林——住新民石門安康法庫等縣，十三路殷開三——住綏中北寬幫子（此處騎兵多，後由李崑山任司令，作戰次數較多，李崑山即在陰歷二

月十日攻綏中之役陣亡），十五路賈秉森——住關鐵，十四路邢景春——住梨盤等縣，十六路祖耀時——住集遼江口，（此路有騎兵三千餘，後因與第四路之部隊衝突，由石報冰任司令），十七路司令李芳廷——住錦西，（亦因火併，其部隊遂由石盤統率，石氏亦在攻綏中時受傷），十六路裴景奎——住營河遼河東，十九路史徐海——住安奉沿縣，（此路聞係張學良之軍隊在錦西不願退入關內者，人數足一團，在瀋陽附近，殲滅日本騎兵八百餘者即屬此路），廿路金子明——住法庫鐵嶺，二十一路趙殿良——住熱河東境，廿二路齊獻延——住錦西朝陽一帶。以上各路均先後與日直接作戰，如水口、舊門之役，新台門下邊之役，錦西之役，興城之役，綏中之役，互有勝負，此係一二日內之情形。自三月至四月初，則更見有廿九路，卅路，卅三路，卅四路，及騎兵第三路等義勇軍名義。然據記者所知，廿九路司令蕭河明——住新台門——所率之部隊，則為以前十三路之部隊，卅路奉化南，尚在招集部隊，卅三路司令孫雨田——住新台門——則為以前第四路之支隊長，卅四路劉春起——住錦西燒鍋溝，（路戰鬥力極強，屢挫日軍，後改編為東北國民救國義勇軍劉任師長）。此外尚有草上飛、小白龍等未有名義。總之遼西一帶義勇軍之部隊極為複雜，其受救國會招撫者，無非欲取得一點接濟而已，事實上救國會亦不能指揮，故聞最近均紛紛

請求東北國民救國軍指揮總監朱雲青收編，將來若何變化，則有待他日事實以報告。

#### 二、吉林省方面之義勇軍

吉林省之義勇軍發起於王德林。王原係吉林省東北軍某旅所屬之營長，某旅受黑治改編後，王則憤恨無已，旋率營兵士叛變，沿途收集民丁，自稱「中華民國救國軍總司令」，時為去歲十二月之事也。

該軍屢次破壞吉敦路，恃吉林省之大森林為掩護，以後愈集愈衆，不一月即擁衆三千。聞該軍內有華北某省黨部派去之國民黨員十餘人，南方青年軍官在該軍內工作者亦多，故王與南方某軍串領袖有相當聯絡，發展極快，三月中其部隊已擴充至兩萬之衆，而李青山，李占魁等更率起衝應，聲勢浩大，前途實大有可觀。

#### 東北民衆義勇軍調查表

### (表一)

首領姓名	名	義	實	力	成	份	說	明
耿繼周	東北民衆自衛義勇軍四路總司令	人四千餘槍四千餘隻	第一五兩支隊係民丁 二三四六支隊係鬍子	三月中都隊陣亡逃散僅餘六百餘人	投張海鵬			
潘士賢	同	上五路總令	人三千餘槍三千餘馬一千餘	此種部隊係暗中接洽組成非到不時機活動				

#### 三、黑省方面之義勇軍

當馬占山在黑省通電抗日時，曾暗中派人招撫各地綠林英雄，并改編黑省民丁，以厚實力。殆黑垣失守，馬占山退往海倫後，黑省初集之義勇軍，迫於日軍威力，復散居各鄉，潛伏不動，直至丁超李杜與日軍正式衝突時，遂又乘機再起，惟因統率無人，故無特殊成績，其名稱則稱黑省民衆自衛軍。

#### (二) 實力及成份

東北各路義勇軍，因其時增時減，人數無定，且散處各地，未經點驗，欲求精確之統計，自不可能。茲僅以各路各頭目親領之基本隊伍，據其花名冊報告，並從旁多方探訪，得一比較可靠的統計。但此項數目係四月以前之狀況，而吉黑兩省調查之表冊，則因經過區域日人檢查正嚴，無法帶回，殊為遺憾。

莊連瑞	同			
于德霖	同			
吳朝綱	同			
殷開三	同			
祖耀時	同			
李芳廷	同			
孫國儒	同			
鄒桂林	同			
秦鳳山	同			
劉春起	同			
上九路總司	上八路總司	人一千餘槍全馬全	騎	子
上令	上令	人一千餘槍一千餘馬二百匹	騎	子
上九路總司	人二千餘槍二千餘馬八百餘	半爲乾溝保衛團半保 鬍子	吳本人爲吳佩孚之旅長聞其部隊 保直奉戰時流散爲匪之直軍	
上十三路總司	人七千餘槍四千餘馬二千餘	騎	子	
上十六路總司	人六千餘槍六千餘馬三千餘	民丁佔三份之一餘爲 鬍子		
上十七路總司	人三千餘槍一千餘馬數十四	民丁佔半數餘係鬍子		
上四路總指揮	人二千餘槍二千餘馬五百匹	五分之二係遼西民丁 餘爲鬍子		
上四路副指揮	人千餘槍四百餘支馬大刀一隊	孫前爲四路軍旅長任指揮時不久 部隊離散僅餘千人		
上騎兵第三路總司令	人三千餘槍二千餘馬一千餘	劉作戰能力極好，且誓死抗日、 爲義勇軍之優秀分子		
上卅四路總司令	人三千餘槍三千餘馬五百餘 半屬燒溝鍋民丁半爲 鬍子			
	迫擊炮二尊			

(表二)

住

地

成

份

說

明

首領姓名

實

張軍山  
人一千餘槍一千餘支  
馬八百餘匹

經文秀  
人二千餘槍一千餘支  
馬數十匹

李雲庭  
人一千餘槍一千餘支  
馬數十四匹

人一千餘槍一千餘支  
馬數十四匹

人一千餘槍一千餘支  
馬數十四匹

維屏山一帶  
熱邊秋子溝

鬍子  
好紀律較

聯莊會之民  
丁

現編為地方保衛團  
現已受教訓會委為  
路司令

楊占山

人一千餘槍五百餘支  
馬數十四匹

扒溝  
扒溝

聯莊會上之  
民丁

新台門  
扒溝  
扒溝

陳雨亭  
大鬍子  
草上梁

人八百餘槍五百餘支  
馬三十餘匹

扒溝  
扒溝

新台門  
扒溝  
扒溝

鮑占波

人五百餘槍五百餘支  
馬七匹

扒溝  
扒溝

扒溝  
扒溝

趙興五

人六百餘槍五百餘支  
馬五十餘匹

扒溝  
扒溝

扒溝  
扒溝

常子封

人三百餘槍二百餘支  
馬二十餘匹

扒溝  
扒溝

扒溝  
扒溝

戴鴻賓

人一千餘槍五百餘支  
馬三十餘匹

扒溝  
扒溝

扒溝  
扒溝

趙雨時

人五百餘槍五百餘支  
馬三百餘匹

扒溝  
扒溝

扒溝  
扒溝

張陸亭

人一千餘槍八百餘支  
馬二百餘匹

扒溝  
扒溝

扒溝  
扒溝

石凌閣

人二千餘槍二千餘支  
馬九百餘匹

扒溝  
扒溝

扒溝  
扒溝

朝陽一帶

扒溝  
扒溝

機械器 人八百餘槍八百餘支

朝陽一帶

鬪子

蕃香九 人三千餘槍二千餘支  
馬四百餘匹

新台門下邊

鬪子

小白龍 人一千餘槍八百餘支  
馬五百餘匹

大石門子

鬪子

郭景興 人四百餘槍五百餘支  
馬四十餘匹

新台門  
乾溝

鬪子  
鬪子

上以列入表內者，係調查確實，未有多大錯誤，其餘未列入表者，則因無法調查，不敢妄加估計，或因其勢力已消散，特省略之。

### (三)組織

東北義勇軍組織系統，其最高指揮部為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軍事委員會，中華民國救國軍總司令部，吉黑民衆自衛軍總司令部，與最近之東北民救國軍指揮總監部。此四機關，事實上權力各不相屬，均可自由頒發命令，委任長官，惟在救國會內委出之義勇軍，則以總司令為軍門單位，依數目字排列，現已有三十餘路，各路設一總司會，內或亦有副司令者如騎兵三路是。且第四路在總司令之外，又委出總指揮，副指揮各一人，可見高級組織亦不到一。各路之下

說之投日本者，所

一即為支隊，但也有不稱支隊而稱團者。支隊之下為營，營以下為連，連以下為排，編制略與軍隊相同，惟人數則有二三百人或一支隊者，有四五百人又或一路者。各路支隊數目，極不一致，各路人數相差也大。最可笑者，許多路保先委正式官長，由官長再去接洽招收隊伍，因此許多司令，支隊長等，手下無一兵一卒，藉此招謠，遂使義勇軍失掉信仰。此不過係救國會方面之情形，至救國軍總司令部，司令部之下為縱隊司令，縱隊之下為支隊——營，連，排，其情形比較有統系，自衛軍總司令之下，則為路司令，團，營，連，救國軍指揮總監部之下，則為師，旅，團，營，連，總之義勇軍組織之所以如此複雜，實缺乏整個最高權力機關，致令出多門，均可自由命名，自由號召，比比皆是將校之高級官，誠為憾事！

## 時事感言 佛

### 歡迎國聯調查團的結果

當國聯調查團來到中國的時候，黨國要人，無不虔誠致敬，把他們當太上皇迎接，招待的周到，侍奉的殷勤，可謂無以復加矣，即一般民眾，因為在日人砲火蹂躪之下，也把他們視為「和平的天使」、「中國的救星」熱烈地去歡迎，雖然當時也有人反對此種無意圖的舉動，但是在那熱烈歡迎的空氣裏，與政府當局壓制之下，這微弱的呼聲終歸沉寂了。好了，調查團由武漢廬山逛了一趟之後，現在已由東省調查完竣，又繼續在逛北平了。據報載連日在平所花的招待費為數逾二十萬元。當然，全部的招待費，更要數倍于此。但是我們看看，調查的結果怎樣呢？

據報載：第一，這次調查的材料，全部由日人供給，調查的路

線，亦要受日人的限制，換言之，這無異替日人製造報告。第二，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現狀，聞亦將列入調查報告書中。（見六月二十五日時人新報北平電）這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三，關於調查報告書，遲遲不敢起草據云還要等和日本政府商量，起草的地點，中國的青島北平都不方便，還要跑到日本的箱根去。第四，調查報

告書之最後結論，還要請示日政府，聽取日政府之意見。並謂結論中將擇載下之數點：（一）滿洲委任統治案（二）滿洲自治案（三）永久中立案（四）滿洲國承認案等。關於滿洲問題的解決，將來就是在這些結論中去選擇。（以上二節載二十六日時事新報）關於未幾這一消息，雖然是由東京傳來的，但是二十四日國聯十九國委員特別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對日議會通過承認滿洲國一案，竟提也不會提及。果又這一次汪院長羅外長等匆匆飛半與調查團會商滿案，毫無結果，而返，而返之後，即發表所謂「求己外交」政策了，有云「外交方法已窮，國聯也不能主持公道」的感喟。從這些地方看來，我們曉得，東京的空氣，也不是全屬于虛。

這就是虔誠侍奉太上皇，熱烈歡迎調查團的酬報！

### 外交的「求己政策」

自從要人們被下關日艦幾箭空砲，嚇得驚魂不定，國都搬家之後，於是「長期抵抗的外交政策」便應運而生。虧了他們長期抵抗的結果，日本的敵軍，果然從上海逃走了，東三省也實際成滿洲國了。不過這一次因為汪院長羅外長等匆匆飛半，與調查團商討滿洲問題毫無結果，而返之後，始恍然悟到外交手段已窮，國聯也不能

主持公道。於是所謂「求己外交」又應時而至。可惜這種政策太晚了

一點。然而，如果他們不是一向玩的空城計，我們做國民的，還可

以用「亡羊補牢一猶未為晚」那句話來鼓勵他們。好吧！據說日本軍

國最近又要開始擾亂牛津了，到那個時候，再來看他們的「求己政

策」「強硬到底」吧！

### 追悼國殤

點援助的時候，恐怕這些死難的「俠骨」「忠魂」，更要死而瞑目一輪吧！

### 中大學生潮

當十九路軍拼命抗日與敵廝殺的時候，全國民眾，倒能實際聲援，各方協助。可是我們的政府當局怎樣呢，在滬戰事爆發以前，則極力勸阻十九路軍的抵抗。滬戰既起以後，則既不派軍增援，復不予以物質上的接濟。卒致濱河一役，忍痛撤退。現在上海事件既由他們一紙協定平息下去了。他們倒很乖巧的，要東替爲國捐軀的將士開追悼會來了。他們的人情，不就在生前的戰士身上，而顧志做在死後的冤魂手裏！真是既經濟，又漂亮！據說首都開追悼會那天，黨國要人，都有沉痛的演說，有的並且聲淚俱下哩！而某委員會有沉痛的祭文以唁國殤外，更題以了不起的挽聯而云曰「仗諸君爲民族鬥爭，遵頤捐軀，忍看同胞牧俠骨。顧吾黨將繼仇記取，以慰吾黨，還須傳託慰忠魂」我想，假使當日能夠實踐抗日將士一

點援助的時候，恐怕這些死難的「俠骨」「忠魂」，更要死而瞑目一輪吧！

中央大學自從朱家驛被逐而後，校長問題，久懸未決。校中經費亦因江蘇省停止負担。政府亦無確切辦法，來源竭蹶。日在風雨飄搖之中。現以暑期在邇，同學因急劇經費問題與校長之解決，反而激成空前未有之學潮。日昨有新任代理校長段錫朋氏被駁，而政府則已明令，暫行停辦中大矣。段氏被駁，吾人深爲其惋惜！緣段氏乃由五四運動而起家者，昔本在學生運動中，出過風頭。雖非學者名流，然官僚習氣，渲染似尚未深。固不應受此凌辱。徵聞段氏被駁之原因，倒不由乎段氏本人，而乃當時環境所致。蓋中大校長問題，前曾由全體師生票決以任鴻喜、可楨、文灝三人當選。曾經提請政府擇一任命。隨後政府發表任氏爲中大校長。任氏以經費無法解決，遲遲不肯來校。上月間，因政府函電相催，校中師生遂駕往，任氏乃有親筆函信致該校同學。有允南下來校就職。最近不知何故，任氏突然電告堅辭。同學以任氏不就職原因。乃由經費無着及其一些困難事故所致。故于六月二十八日召開全體大會議決（一）關

于校長問題維持以前人還原案（二）在任校長未到校前暫請查理代理

總務（三）為經費解決之方法。並有反對朱家驥氏昇級之決議。並

繼續著行政院會議。會議結果，十分圓滿。汪院長面尤同學所要之各點。不過當日下午開會會議決，竟另任教次段錫朋氏代理中大校長。校中師生，以汪院長既而尤以查證暫時代理校務。今忽易他人，况所謂代理校長，實際無異正式校長之別名詞。於是羣情憤懣，乃於翌日晨八時半召集全體大會，正當會議鼎沸之時，段氏不登內情，突然來校履新，同學一聞此訊，無異火上加火，乃不分皂白，少數人一聲呼打，段氏乃大觸其霉頭矣。

年來學潮澎湃，一波未了，一波又起，然一考學潮發生之原因。則除抗日運動之「入京請願」與「南下示威」面外，大都由於「人選問題」「經費問題」而來，如最近北平之師大，北大，山東之青大，無不由於此種問題而起。

關於經費問題，年來國立各校，無不鬧窮，日為苟延殘喘，坐以待斃，政府對於教育，既不欲其生，復不顧其死。國家財政，日趨於破產之途。然數年來，政府所舉行之公債，為數達九萬萬之巨。

## 關於抗日戰片的一個小小建議

謹獻給各地抗日團體和攝製戰片的影戲公司

英勇的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健兒們在淞滬轟轟烈烈抗日的實迹躍然

已然過去了，但他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永遠佔着光榮的一頁，這

開公債發行之賴新紀元。這樣巨額的國帑，十分之八九，虛耗於軍費上。而所謂軍隊者，則對外不抵抗，對內強硬到底，政府苟有心於教育，區區教費，豈能謂無法籌措。

關於「人選問題」，吾人從各學校推出人選之標準上看來，則青年學生，大都喜以學識充足與專心教育事業半素為青年所敬仰之人充任，而厭惡一般官僚政客，竊據政權。不過這些學者，大都潔身自愛，書生本色，他們或以不願為人做傀儡，或以意見不相謀，或以平素與黨國大官勾結較少，不能籌款，故多不肯出任艱鉅。此外另有一班專肆讚譽，奔走權門之徒，則拼死想設法上臺，政府往往為此輩人所欺瞞，結果，為青年所歡迎之人不肯來長校。來長校者，又多為青年所反對之人。因是相持不下，學潮每愈鬧而愈烈。

我們要明白，教育問題，始終離不了政治的羈絆。在這樣政治組織（無論人的方面事的方面）腐敗與混亂的狀態中，祇希望中國的教育能夠獨放光明，那是不可能的事。

大概是無人能夠否認吧，他不光是洗刷了已往一切化倪化的恥辱，並且震驚了全世界，便知道中國民族究竟還有他內在底生存力，就是我們底敵人，也不得不改變他任意欺侮的態度，落得毫無取償的犧牲了九千八百萬侵略軍費，（據說敵人侵滬軍費共用去九千八百萬）日金退回巢穴了事，至於全國民衆，因為此次抵抗，更得了三個絕大教訓，使他們深深地知道敵人在物質上雖則比我們強，但是只要我們堅強民族真能發揮團結力，一德一心地把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像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把牠亡得掉的。

在淞滬抗日戰爭中，從事攝製戰片的影戲公司，很有幾家，其中像惠沖影片公司，聯華公司，洗江張連民等，當各有佳片，確能表出戰爭實情，和發揮抵抗的價值，這種影片，所給與民衆的興奮力異常之大，可惜因為各家公司都是私人經營的事業，而在各地影戲院開映的時候，所售票價又非中上流階級以下的民衆所能夠得上資格去看，但是中上流階級畢竟是有閱階級，他們看影戲底目的，大半為的是消遣，他們看了這種影片，雖則也可以稍微得一些刺激，但若要他發生多大的興奮，那簡直是一種夢想，然而真正廣大的勞苦工農羣衆和士兵們就不然，若能把這種影片給他們看，所收效果一定是非常之大，因為這些下層民衆知識上固然比較的缺乏

，可是他們底感情是熱烈的，他們底意志是堅決的，他們受到了深刻的印象後，在某種場合，一比方對敵人作戰的時候——他們就可以將那些內在底力量發爲行動，他們沒有智識階級複雜的頭腦，只替自家打算；他們更不會像軍閥政客們一樣因熱中政治權利而怯於對外，勇於對內，我們要堅決的說一句：亡中國的責任，中上階級做和治統階級要担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反之救中國的希望，恐怕百分之九十九也要寄託在他們——廣大的勞苦工農羣衆和士兵們身上呵！

電影在宣傳和教育上有很大底價值，這是顯然的事實，他既通俗又能深入甚深，這都是他種藝術和理論文字所不及的，所以我們主張：

- (一)全國各地抗日團體（因為他們負有宣傳抗日的責任）和社教機關應該多多租映抗日戰爭影片，無費地（如果經費困難所收票價也應最輕）公演給一般勞苦大眾和士兵們看，藉以喚起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提高他們的民族自信力，至於攝製戰片的公司，也應該認清楚這是你們對於救國工作的

一種貢獻，要少從營利上打算，多給與各租演此片者以便利。

(二)各家公司所攝抗日戰片，如能聯合成一整套，分爲若干集

以行表演，則情節必更為緊張，給與民衆的印象，亦必更

為深刻，如能由全國抗日團體將此種影片全部收買起來，分期到各處演映，是再好不過的事體。

最後更希望於影戲公司的是：東北義勇軍在白山黑水間的苦鬥

情形，雖則在攝製上困難一點，但也應該鼓起你們的勇氣去把牠攝製起來，使將來中國影片在世界上開一新的紀元！

本期所載東北義勇軍一文，係東北同志目見耳聞而得之確切材料，無異東北義勇軍之寫真。此外尚有數篇調查統計及續載文字，其內容亦頗豐富，祇因篇幅有限，須待下期刊出。此應向讀者抱歉。

第二期參觀南風社展覽會瑣記一文中附有畫片數張，尙未全數揭載，現特陸續披露，亦望讀者原諒。



作達其尙員社風南國色秋國

## 編後碎語



## 恨 ● 南風社員 徐德華 作

### 第一期 目要

- 當前的展望 ..... 子沛  
沒落與出路 ..... 季良  
停戰協定後許多悲壯的事實 ..... 時人  
國營事業中碩果僅存之郵政 ..... 鶴公  
日本是亞洲的克服者麼？ ..... 鑑民  
應該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去革命嗎？ ..... 一之  
夢遊 ..... 級俠

### 第二期 目要

- 國際形勢急轉下之中國 ..... 季良  
法西斯能帶真中國化嗎？ ..... 東吾  
郵政儲金匯兌發展之途徑 ..... 鶴公  
改革教育談 ..... 血冷  
感言 ..... 眇然  
參觀南風社展覽會瑣記 ..... 泉  
在晨光中 ..... 級霞